

妈妈拿起吹风机为我吹着头发,手轻轻地摩挲着我的发丝,我捧起碗,热腾腾的姜汤入肚,顿时驱散了寒冷。

别 样 的 爱



《纳凉》邱雯萱(7岁)

我放轻脚步,默默登上五楼的台阶,任凭楼道的灯光斜斜地打在身上。

■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中学诗路文学社 杜艾嘉

我不停地按着楼道灯的开关,却发现一切都是徒劳。只有几声清脆的“咔嚓”声在一片漆黑中回响。

三楼、四楼的灯已经坏了将近一个星期了。我只得认命般抓着楼梯扶手,一步步在黑暗中艰难地摸索。不经意间仰头望向四楼,意外地发现门虚掩着,细而整齐的光如被切割过般从门缝里倾泻出来。一个女人高嗓门的声音挣脱门的阻挠从屋里传出,不时夹着低沉的男声与锅勺碰撞的声音。

声音的主人是402室的程阿姨。

几乎每一天,我们的楼道中都回响着她高音炮般的咋呼声。

几乎每一天,都能看到她吃力地挪动着肥硕的身躯下楼,一边大声嚷嚷着,到楼下的小菜店去。

小老板的老板每每看到这位老顾客,敲计算器的手总会一顿,脸上露出福祸参半的奇怪神情。

程阿姨在店中挑挑拣拣,大声地对店老板说:“怎么回事,你们店里的茄子又涨价了?前几天我来时还比现在便宜5毛哩。”

店老板继续敲着计算器,一言不发。见老板没有接话的意思,程阿姨接着说:“像门口的大超市,都没涨得这么厉害,你这是不是过分……”

“我说老程,你话可不能乱说。”店老板似乎怕程阿姨的话被别的邻居听见,终于开口了,“超市里的货可没我这儿的新鲜。”

程阿姨似乎根本就没在听,将胳膊支在玻璃柜台上,说:“你看这茄子都打蔫儿了,便宜3毛吧。”

老板似乎也寸步不让:“那可不行,我们店做的是小本生意……”

“那我去门口超市转转。”

“……行吧,2毛。”老板深吸一口气,仿佛做出了巨大的让步。

“3毛。”程阿姨坚持道。他们就这么继续僵持不下。每当我目睹他们这样为了几毛钱讨价还价的情形,心中总是充满鄙夷,忍不住翕动鼻翼,快步走开,也顾不上最基本的礼貌。

真是个讨厌的邻居。

我脚下一顿,继而故意加重脚步走上四楼,仿佛表达着对那些嘈杂声的不满。在昏暗的楼道中,我一脚踩空慌忙中摁下了四楼的开关,出乎意料的四楼的灯猛然亮了。难道楼道的灯修好了?我晃了晃头,不可能,三楼的灯明明还不会亮。

像着了魔一样,我驻足在402室虚掩的房门外,里面嗡嗡的谈话声钻进了我的耳朵。

低沉的男声似乎嘟囔了句什么,随即便传出程阿姨高音炮般的大嗓门:“是不是乱花钱用不着你来评价……前天我下楼扔垃圾就差点儿从楼梯上滚下去,这才自己花钱买了个灯泡装了上去,不就几块钱的事吗?没灯实在是太危险了,万一摔了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……”

是她装的灯?这怎么可能?她这么粗俗,这么吝啬,可以为了几毛钱斤斤计较的人……一份欣赏在我心中悄然滋生。

这时,我似乎才意识到自己太拘泥于一些表面的东西了。其实只要稍稍抬头,就能领略到人性中的光亮。

402室的灯光从窗户透出,房内聒噪依旧,但在我耳中多了一份亲切。

我放轻脚步,默默登上五楼的台阶,任凭楼道的灯光斜斜地打在身上。

指导教师:姜见知

■ 宁波市海曙区龙观中心学校 杨若楠

教室外大雨滂沱,狂风吞噬暴雨一齐向窗户袭来,“砰砰”作响。向下望,五彩斑斓的雨伞绘出了一幅“百花齐放”的图画,那伞下,伫立着无数个等待孩子放学的家长——可其中却没有我的妈妈。

雨倾盆而下时,我们正在上最后一节课。一天的专注难免使人疲惫,同学们要么弓着背勉强支撑着,要么用手托着沉重的脑袋,要么趴在桌上侧耳听讲。“哗啦啦”雨来得突然,同学们齐刷刷地看向窗外。有人担心道:“下雨了!我没带伞怎么办?”“怕什么,你爸妈肯定会来接的。”旁边的人回答。

我盯着快速坠落的雨滴出了神,脑海中浮现出早晨在家的画面。我匆匆吃完早餐,正准备出门时,妈妈突然叫住我,说:“今天要下雨,你带伞了吗?”我一边快步走出家门,一边不耐烦地喊道:“伞不知道放哪儿了。我快迟到了,先走了!”“哎——”她似乎想说什么,但我已经走远。思绪回到现实,我心想:雨这么大,妈妈肯定会来接我的。

下课铃声一响,同学们蜂拥而出,教室里顷刻间空无一人。校门口人潮涌动,家长们看见自家孩子时便急忙将他们拥入伞下,生怕他们淋湿。我踮起脚尖,极力寻找着妈妈的身影,却始终没看见那张熟悉的面孔。身边的同学陆续被接走,只留下我一人站在门卫室的屋檐下翘首以

盼。“妈妈明明知道我放学的时间,为什么今天没来呢?”我疑惑极了。天色渐渐暗了,但雨还一直下着,我只好冒雨回家。冰冷的雨打在身上,一阵委屈,温热的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,一时间我不知道究竟是泪水,还是雨水模糊了视线。

虽然家离学校不远,但我还是被淋成了“落汤鸡”。打开家门前,我猜想妈妈应该是睡着了才没来接我。可是,推开门映入眼帘的却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妈妈。我惊讶极了,质问她为什么不来接我。她没说话,将一旁的毛巾递给我,似乎是事先准备好的。我接过毛巾,用力擦着自己的头发,愤怒不断发酵,便径直走进自己的房间,重重地关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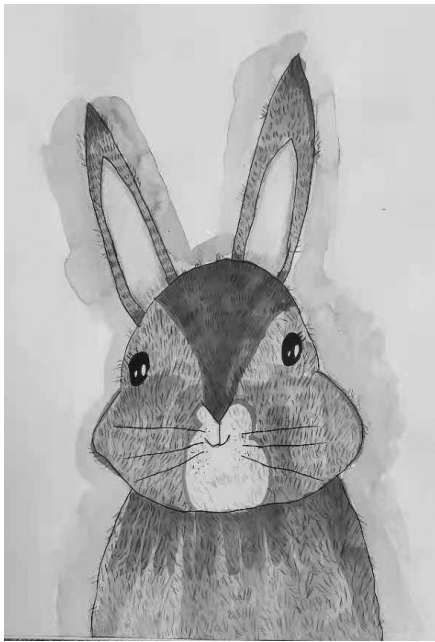
门。不一会儿,妈妈敲了敲门,进入我的房间。此时,还在气头上的我将脸别到一边,低头沉默。她将一碗姜汤放在我的桌上,说道:“喝了吧。”我赌气道:“既然不在意我,为什么还要白费力气为我煮汤?”她笑了笑说:“不是不在意你,只是想让你长个教训。明明我昨天晚上就跟你说过今天要下雨,让你带伞,你却不带。你好好想想自己是不是总这样。”我不得不承认。多少次,考试前夕不检查文具,到学校后才发现有东西忘带;出门不检查公交卡带没带,到公交车站时才惊觉没带……一阵羞愧涌上心头。妈妈拿起吹风机为我吹着头发,手轻轻地摩挲着我的发丝,我捧起碗,热腾腾的姜汤入肚,顿时驱散了寒冷。

指导教师:卢兴治

小院中有回忆,有过往,也有院子里的人们对我的爱。

家 乡 的 小 院

■ 西安市西工大附中分校初二(A4)班 袁灵月



《彼得兔》刘语瑶(8岁)

小时候没多少作业,每天都会和小伙伴们在小院中奔跑,跑累了便停下来玩耍,小院中每一个物件上似乎都有我的气息。小院中许多爷爷奶奶都认识这样淘气的我,在日后谈起我时,就会说这娃小时候都以为是男娃,天天疯跑,大了,没想到居然是个娃娃。院中有个后花园,是我们的“体育中心”,几个老旧的健身器材,我们玩得不亦乐乎,但日子久了,也就玩腻了,我们就开始探索新的游戏——爬树。

后花园的边上,有一棵女贞树,树下有一个大约二三十厘米的石柱,不知何时起,我和小伙伴们爱上了爬树,一只脚踩在石柱上,另一只脚蹬在最低的树杈之间,两只手抓住树干的上半截,猛一用力,在石柱上那只脚便踩到了上一截的树干上,我总是小伙伴中爬的最高的。依在树枝间,看着小院的风景,还没来得及好好欣赏夕阳

洒落大地上的美妙场面,妈妈便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,并大声喊着:“谁让你爬树的?”家长一来,我们这群小孩子,便以最快的速度从树上爬下来一同逃跑,可怎么跑也跑不出小院与妈妈的手掌心。

不让爬树、翻墙,那就赚钱做生意吧!当时正逢过年,妈妈买了许多气球,我灵机一动,要不卖水气球吧。做好水气球后放入盆中,和伙伴们一起将盆搬到小院门口,见人便问要不要买。小院中的爷爷奶奶们看见了,觉得有趣,都凑上来问多少钱一个,我这个“黑心商家”居然定出八元一个的高价,可爷爷奶奶们却只是笑着付给我钱,再拿走一个水气球。那天我赚了24元钱,看着我人生的第一桶金,别提多自豪了。

小院中有回忆,有过往,也有院子里的人们对我的爱。是因为爱,爷爷奶奶们才会买那些幼稚的水气球;是因为爱,妈妈们才会不让我们爬树翻墙。

指导教师:惠军明

得失何妨?我自有明月清风,深谙心若无谓得失,人生便处处是开始。

得 失 有 时 , 心 即 开 始

■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中学诗路文学社 秦思捷

我想,是我太幼稚。

几时的我,是多么执着于父母的理解与偏爱。当我无情不愿将新奇玩具送给邻家幼童,而父母的安慰却一笑带过时,便以为失去了被关怀的权利;长大会,结识了私视为“最好的朋友”的女孩。当我的邀请被谢绝、当她同别人聊得火热时,我黯然神伤,便以为这段友情走到终点;再后来十年寒窗,付出便只想得到回报。因而每每考试失利,便以为永远失去考好的资本。

我想,是我太固执。

我始终觉得,我生来就不属于这依山傍水的江南小城,关中原平地上气势雄浑的长安,才是我真正的归宿。然而,当十多年前父母告别陕西,扎根于唐诗之路的山脚时,我再不能听兵马俑千年的低吟、再不能陶醉于霓裳羽衣曲——我怀恋自己在华灯初上时见识的大唐,痛心失去见识动人心弦的岁月的缘分,以为这便是我同悠久历史的终点。

我想,是我太天真。

当年岁渐长,我渐渐释然往昔失去、满足于所得时,却又懊恼地发现得到竟也成了终点;当我取得成绩、收获赞扬,发觉众人掌声后不过是往日的辉煌荣光拉下帷幕,这段奋进的旅程行至终点;当我参赛获奖,证书到手却

仍是怅然若失,以为不过是苦苦训练的时期告一段落。

于是我故作高深地下定论:无论得或失,终点无非都是万物尘埃落定、万事走到尽头,再无新生的可能,也绝不会让我站在新起点。

但如今的我,回首来路,却要承认:是我错了。

当我学会赠予礼物给他人,在失去心爱之物时却得到一份崭新开始的友谊,我不能说得与失是终点;当我融入大佛寺的袅袅钟声,看日落黄昏的庙墙,在告别西安而收获新昌亦悠久深厚的历史底蕴时,我不能说得与失是终点;当我敞开心扉,坦然面对优异成绩的失去、亦欣喜得到奖项,心里却因此埋下再度启程的种子、播撒征战前方的希望时,我不能说,得与失是终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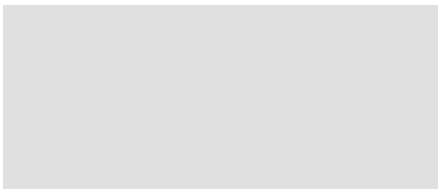
见识了太多得失,此刻我只想做回那个抓住一只蝉便以为得到了整个夏天的自己,纵使不留神放走蛱蝶也毫不在意;我只想再做回那个“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”的自己,从不把得与失轻易当作生活的终点,永远期待着有风声鸟声、有光影花开的明天,相信得失亦可以是万事皆有可能的新起点。

人生浮沉,世事难测,当知得失随缘,闲淡由之。得失何妨?我自有明月清风,深谙心若无谓得失,人生便处处是开始。

指导教师:姜见知



《睡醒的小昆虫》刁艺昕(7岁)



雨渐渐小了,老人坐在椅子上,慢慢地品着热奶茶。

■ 北京市怀柔区第三中学初二(1)班 万雨昕

期盼中的周末总算来了,平常忙于学业的我便萌发了去逛街的念头。

难得放松,我当然会将自己平常喜欢的店铺来个大扫荡。猎获完自己心仪的宝贝后,便心满意足地走出了商场大门。

刚才还阳光灿烂的天空,怎就布满了乌云,阴沉沉的。这时,一道亮光划破天际,随即一声“轰隆隆”的巨响,震得大地一阵颤抖。电闪,雷鸣,狂风,好像要把整座城市搅翻了天。雨,仿佛早已憋足了劲儿,今儿想来个痛快淋漓似的。小小的雨伞根本挡不住眼前的风和雨,我只能退步回到一家便利店。

因为大雨,便利店里已经坐了很多。我选择了一个靠窗的位置落座,通过大大的落地窗,呆看着这一场任性的雨。堵在公路上的汽车,忽闪着车灯,前挡风玻璃上的雨刷挥动着大臂快速清刷着,好像要与雨来个大比拼;“滴滴滴——”的汽车鸣笛声与“哗哗”的雨声、“呼呼”的风声俨然一同奏响一曲震撼人心的交响曲。人们撑着雨伞,就算被风逼得“青筋”暴起,也用尽吃奶的力气拼命护着主人;忘带雨伞的人们,或用手、外套盖着头奔跑着,或索性光头淋雨一次淋个够……便利店外的街沿上,呆立着几只灰白相间的鸟,似乎有满腹的心事。看着看着,我也说不清自己此时是喜雨还是厌雨。

突然,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闯进我的眼帘,雨滴顺着他的白发从鬓角肆意流淌,湿透的衣服紧紧地贴在老人的身上。腿脚不方便的他走起路来缓慢而又吃力,焦急的神情布满脸庞。老人费力地站到了便利店的屋檐下,他使劲拖拽身后的一捆废纸箱,想护好纸箱不被淋湿。一个踉跄,用力过猛的老人不慎跌倒,纸箱也散落了一地。

一阵刺痛划过我的心际,我站起来冲向门口。这时,一个瘦弱的身影抢先冲出了门外,毫不犹豫地一手为老人撑起了大伞,弯腰一手扶起老人,任由雨水浇在自己的后背上。当撑伞人扶着老人转过身来,我才看清她是便利店的收银员。雨水“啪嗒、啪嗒”地敲打伞上,也犹如敲在我的心门上。老人在收银员的搀扶下一步一拐地进了便利店,收银员安顿好了老人,然后又出了门,将老人的废纸箱拖进了店里。收银员又连忙找来一块毛巾,让老人擦干头发。老人不停地向她鞠躬感谢。随后,我站起身,走向柜台,点了一杯热奶茶,并叮嘱服务员给老人送过去。

雨渐渐小了,老人坐在椅子上,慢慢地品着热奶茶。雨停了,窗外的太阳又重新露出了笑脸,彩虹凌空架起。我走在回家的路上,心里有说不出的美。和谐、柔美、力量与爱,伴着彩虹融化了我的心,也装点着整个世界。

指导教师:池云

回不去的“贫困小山村”

■ 云南省楚雄市东兴中学2023届高一(12)班 余阳涛

“00”后的我对于贫困的认识和记忆,源于那个遥远的贫困小山村。

我爸爸是一名共产党员。2016年3月初,他被调到一个离县城140多公里的山区乡镇工作。当时,我正在上小学六年级,爸爸去了新工作的地方后,两三个星期才能见到他一次。每一次见面,他似乎比上一次的面色又黑了一些、额头上的皱纹又加深了一些。我问他为什么?他说:最近天天进村入户,指导贫困户发展生产,与村民们一起劳动,很辛苦。妈妈在一旁打趣道:你还小,不懂山区的苦!听完她的话,我很不服气,转头便对爸爸说:要不你带我去体验一下山区生活吧!

在我的“死缠烂打”下,爸爸终于同意暑期带我去他工作的地方。140多公里的路程不算太远,但是路窄、弯多、弯急,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颠簸,目的地终于到了。一路上我的胃翻江倒海,吐了四五次,一天后我才从晕车的后劲中缓过神来。这时我才开始感受到爸爸嘴里的山区生活。在我看来“难于下咽”的饭菜,竟然是爸爸的一日三餐!没有WiFi网络,没有冰箱,还经常停电!晴天一身灰、雨天一身泥,是爸爸工作的真实写照。泥泞小路上的石头也在我的脚下留下了永久的疤痕。

时间一转眼到了2020年,我已是上初三的少年。彼时新冠肺炎疫情暴发,仿佛给我们的生活按下了“暂停键”,我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见到爸爸。在用视频与爸爸聊天时得知,这4年多的时间里,爸爸工作的乡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曾经的泥泞小路如今变成了平坦宽敞的水泥路,道路两旁是姹紫嫣红的樱花;曾经的贫困户,如今吃不愁、穿不愁,饮水和住房安全有了保障,有的贫困户还住上了“小洋楼”,开上了小汽车,村民们的生活越过越好。

绿树掩映下的山村,就像一幅幅美不胜收的山水画卷……现在,爸爸曾经工作过的乡镇成功摘掉了“贫困帽”,爸爸也调回了县城。很高兴,我与那贫困小山村见的第一面,也是最后一面,“贫困小山村”,回不去了。



《餐桌上的物件》房琪(6岁)